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錄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成祖

皇極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成祖本紀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
臣於清見太常志不帝爲福紀所誕生而五
歷則爲高麗第四子玉璽出當日史臣所纂載無
可疑而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
以俟後人博考

太祖分王諸王以燕元景王通藩可鎮服者居之
以封上供其奉金使諸王出塞拒敵恭恭王王壯而
近常獲命同行獨上諸人有功嘗一擒敵會乃兒不
花仍舊將將子林帖木兒等數十人敢自是不敢近
上狀候帝傳見親覽其武寬仁優樂用其精熟
武事老將皆謂不及也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心柔太
子注意上京國公主時進問太子曰主上諸子中殿
下度誰最優者太子曰其若恭王王曰臣亦知之臣
聞聖者言恭王有天子氣象下奉之太子曰燕王

事我甚久之太子奉太祖益屬意以學士劉三吾
對立太孫應請王太盛既即位經濟恭恭子澄
計未改元而還周王雲南楊春王京師改元而湘王
自焚齊王廢代王幽絳王謙遂日夜防恭建文元年
六月授密詔北平都指揮謝貴通關上城斷橋端禮
門四門路殺王城卒七月且建上都指揮張信密以
告上遣未能說之還報曰棣死於預不可復也上乃
用張王未能言謝謝貴及北平布政使張尚上書建
文君謙遵高皇帝祖訓起兵誅泰子澄二臺臣建文
君不報遂起兵去其年紀但稱元年於是引五福張
王朱能爲都指揮會軍權布政司使李友直本司右
參議而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副使墨麟都指揮同
知李濬等皆從上

郭資爲戶部尚書仁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兼義夏
原古數短於上謂資備執常格恩澤高能資上問
以語楊士奇曰先皇興業旅及吾君居守皆得資
力其人亦材且危而任之安而棄之吾誠不忍士
奇對曰故者不棄此皇上盛德難資盡數人得待
千但認物所屬租資必費有司依成類徵此太違
誠知二臣言上曰吾在此復有原古與同事後雖
不己命戶部始半俸復其家

上諭將士曰我國家至親受命以來求法循分爾曹
共見主信任臣家臣疑害骨肉相害五王又及於我
高皇帝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以嗣以續皇天后土
實則何辜吾義與義臣不共戴天矣言已垂涕將士
感動風雨四起咫尺昏昧少島東方雲間露光天尺

許有光輝地映微上將士皆喜謂上得天一戰而
奪九門而戰而破瀾上三戰而火白溝四戰而拔濟
士大戰連勝濟淮克敵而得棣城七戰而獲寧華凡
十七大戰連勝濟淮克敵而得棣城七戰而獲寧華凡
金川門谷王溥源門以進王師上建文君燔
宮起火死四年六月乙丑也丙寅諸王羣臣請即天
子位三勸進已謂孝義感戴威感懷同受諸王
羣臣備法爲孝義義道迎進擁登車幸者道七萬衆
來道拜頌惟呼稱萬歲遂即位初建文時有道士請
於建文曰吳遂然遂燕日高飛高飛上帝敕已不見
至是陰云復周王權晉王稱晉王政蘇洪武之舊名
用洪武舊人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凡從征諸難
之臣還復有差爲齊泰黃子淳等告於市秋七
月壬午朔大祀人地南郊還御奉天殿告即位大赦
天下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甲子奉天廟想王機來朝
遷孝康皇帝主殿閣仍稱懿文太子降封其子三吳
王允熲爲廣澤王衛王允樞爲懷恩王降封其子三吳
王允熲爲廣澤王衛王允樞爲懷恩王降封其子三吳

詠嘉興與方同案王治比問在京軍民未喻朕心轉
相扇惑夫是皆高帝遺聖吾入城之日市不易肆今
豈復及無辜兵部急諭之賜在京諸王書往與諸弟
各一方議一見或數數一見今早奉來聚臣懷於心
覺可司三一朝勅諭諸將士曰朕奉兵精難難衆多
功所司上狀未詳以故未實書中王從高皇帝混
一天下二年以後實與方行今驗月爾爾懷後時不
已急乎向在兵間小捷必報嘗常大定乃還忽諸衆
勤所司上誤許陳改上曰朕居藩邸深深知民艱艱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錄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成祖

皇極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成祖本紀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
臣於清見太常志不帝爲福紀所誕生而玉
牒則爲高麗第四子玉牒出當日史臣所纂載無
可疑而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
以俟後人博考

太祖分王諸王以燕元景昭通達可鎮服者居之
以封上供其奉金使諸王出塞矩敷恭恭王王壯而
近常接命同行獨上諸人有功嘗一擒敵會乃兒不
花仍舊統將符林時太監等數十人敢自是不敢近
上狀貌奇偉貌貌其武寬仁愛僕樂用其精熟
武事尤精習通九方地太監以威武治天下心奉太
子注意上京國公主時進問太子曰主上諸子中殿
下度誰最優者今日其若若王王曰臣亦知之臣
聞聖者言諸王有天子氣象下奉之太子曰燕王

事我甚慕久之太子奉太祖益屬意以學士劉三吾
對立太孫應請王太盛既即位經齊奏貢子澄
計未改元而還周王朱南柳齊王京師改元而湘王
自襲齊王廢代王幽絳王謙遂日夜防其篡建元年
六月授齊王謙遂北平都指揮謝貴通順王城繼斷瑞
門四門路殺王城卒七月且建上都指揮張信需以
告上遣未能說之還報曰掠死於預不可復也上乃
用張王未能言論謝貴及北平布政使張尚上書建
文君謙遂高皇帝祖訓起兵誅泰子澄二臺臣建文
君不報遂起兵去其年紀但稱元年於是引五福張
王朱能爲都指揮會事權布政司使李友直本司右
參議而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副使墨麟都指揮同
知李濬等皆從上

郭資爲戶部尚書仁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兼義夏
原古數短於上謂資懷德常格恩深高能資上問
以語楊士奇曰先皇與義旅及吾君居守皆得資
力其人亦材且危而任之安而棄之吾誠不忍士
奇對曰故者不棄此皇上盛德難資蓋數人得待
十但認所屬租資必費有司依成類徵此太違
誠知二臣言上曰吾在此復有原古與同事後雖
不已命戶部給半俸復其家

上諭將士曰我國室至親受骨肉以來求法循分爾曹
共見主信任臣家臣疑害骨肉相害五王又及於我
高皇帝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以嗣以續皇天后土
實則何辜吾義與義臣不共戴天矣言已垂涕將士
感動風雨四起咫尺昏昧少島東方雲間露青天尺

許有光輝地映微上將士皆喜謂上得天一戰而
奪九門而戰而破瀾上三戰而火白瀾四戰而拔濟
士大戰連濟濟津克復而得樂城七戰而獲寧兒
七大戰連濟濟津克復而得樂城七戰而獲寧兒
金川門谷王謙遂以迎王師上降文君謙
宮赴火死四年六月乙丑也丙寅諸王臺臣請即天
子位二勳進已謂孝義感戴威感德懷同營諸王
羣臣備禮焉孝義義道迎進擁登車幸者道士請
來道拜類惟呼稱萬歲遂即位初建文詩有道士請
於途曰吳遂然遂燕日高飛高飛上帝敕已不見
至是驗云復周王權晉王稱爵上政蘇洪武之舊名
用洪武舊人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凡從征諸難
之臣遷復有差焉齊泰王子孫等於市秋七
月壬午朔大祀人地南郊迎御奉天殿告即位大赦
天下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甲子奉天廟想王機來朝
遷孝康皇帝主殿閣仍稱懿文太子降封其子三吳
王允熲爲廣澤王衛王允樞爲懷恩王降封其子三吳
王允熲爲廣澤王衛王允樞爲懷恩王降封其子三吳

詠嘉興與方同案王治比問在京軍民未喻朕心轉
相扇惑夫是皆高帝遺聖吾入城之日市不易肆今
豈復及無辜兵部急諭之賜在京諸王書往與諸弟
各一方議一見或數歲一見今早奉來聚臣懷於心
骨可司一見或數歲一見今早奉來聚臣懷於心
骨可司一見或數歲一見今早奉來聚臣懷於心
功所司一見或數歲一見今早奉來聚臣懷於心
一天下二年以後實與方行今驗月爾爾後時不
已急乎向在兵間小捷必報嘗常大定乃還忽諸衆
勤所司上誤許陳改上曰朕居藩邸深深知民艱艱

命監祚御史選視民樂於天下論經可汗思力亦書曰此湖北地推奉可汗特遣密金文綸四端朕意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為一家皆不美哉并勸請元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引奏罪囚會官覆審奉天門各二命三法司五日官司總中原江淮之被兵者三月奉院請立太子不允令諸郡王長成者權住下府近州縣讀詩書習練弓馬以通世故四月勅曰朕順天地宗社之靈父皇天下之好惡悉就裁裁其餘文武官員仍用無疑陞官爵自從至公而已昔唐太宗發亂及正貞親盛治近古罕倫求其故則太宗善用天下之賢樞王珪魏徵之懷德李靖郭遵教優於仇敵用房元齡杜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冑平列國與世休息開三百餘年洪基亦惟其時任前朝舊臣進賢王溥石守信王審琦等夫是二君尚借異代况朕父皇之臣非爾等能人之比近有無邪小人尚懷疑謗傷閑安生其議慮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朕惟亦之意不聽天命者若其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無天有力者皆得為失元有天下廣土衆民滿宮兵馬執得勝之天命一去誰能並起爰統一於我皇我高皇帝又用其才釋怨讎仇所以創業垂統身致太平今朕豈敢違天命與父皇之德法者父皇法度嚴不敢私也慮處於國難惟必心懷異謀離間必欲令我有不思高皇帝之恩妄分彼此懷疑怨怒不安職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會戶

部尚書夏原吉往治周王禧請立太子不允楚世子孟瑤周世子有熲蜀世子寶陵平陽王濟熾未安王孟湖顧勝王有良長史黃綬皆來朝勝楚上楨書曰別來思念世子至具知安好天下初定旁罔未慰竊以燧早相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宮累官殿於建文兄姑安焉賢弟之府中損壞未修治豈有愛也民安歲豐乃量為之今用漢衛士衛其而已棄金銀交易以通鈔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代王桂撫興土木命自今王府非朝命不得擅役一軍民私藏一錢物端舞之起也北京及通州以歸人守堆主是上追念之命兵部錄姓行賈五月陳奉士尚朝請前令諸郡王出居近州縣習講讀念四方水旱蝗蠲追廩相聖修其供傷勞費軍民動至今在廣成造居室其即日船又聞晉王濟潯令有司二十里設一火燒橋築道路悉皆治除今何時也勞民如此乎遠書戒晉王亦知之勅北京刑部尚書郭資曰聯統長六曹諸心應指置輝煌尤為得神比聞小人或加怨謗恐云省已無營奚恤人言細朕素知尚慮忠勤以副眷倚勸陝西都司布政司曰近令兄弟諸子出居講讀習練且令權住衛衙門比聞有司覓充造新採木伐石使軍民不得力耕而伍夫天下軍民連年死斃聞苦若累轉轉朕甚憫之是以旨諭中外申嚴所部無擅取一毫無擅役一夫即朝廷亦有用民時如城隍廟關聖廟後先諸王權住是豈不得已重勞軍民助朕為治慮耶動到便罷阻者齊京處以極刑遷家於化外再封諸藩諸府之未滿

功者王通武義伯王友諒前時陳寶昌自伯張興安鄂伯陳志安伯白以見朝野對峙在列雖聚用人新舊無間官儀未肅其下羣臣議羣臣上議講洪武中犯黨逆謀殺叔及建文者皆殺配所議羣臣黃武進者疑為民上曰過矣皇考待養人材以遺子孫雖疑羣臣進豈為羣臣用犯黨逆者發原配所戮到者疑為民勅北京行部曰昔高皇帝既定天下金江南北府勢於供饒饒饒賦股股兵靖難北京民出丁力以助征輸家財以益軍朕亦未嘗忘可覆實諸郡縣以其名聞六月以久命侍郎李文節等佐尚書夏原吉相度成木田堪耕者題種之後特者除今年租稅丁已上高皇帝皇后尊諡諡天下頒諸載外國諸藩侍讀學士解籍等曰天下古今事物載籍如探囊取等如朕意諭評師曰曰漢文皇帝時問巷有馬于天下者必得天命非人力也未失天命元世祖得之嗣後克履民政政乖又復失之我高皇帝削平禍亂統緒舉夏夏入力也朕朕承天休人正大統命廢典之故諸好修德乃聞儒有親親云云順天昌命逆天亡可汗謂古知今寧不鑒此乎諸部盡并致儀物可汗可汗謂諸未裏各二仍賜所部馬兒哈等各一辛卯月食周世子有熲來朝八月禮部言南漢中宜百九萬兩一乘又舊有銀紅袋各四面號燈紅

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傳初除未知上嘆曰國家用
人以其以勞酬賢既未知勞亦未乃今賢有勞者
位其下其自博士以下陞職皆與俱同詔百工技藝
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二年正月朔日令春時和東方典天下文武諸司
各宜申明教勸勵課農桑慎固封守開延苦恤機
罷勉誠心深寬厚之政定屯田實訓詁自今有犯
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屯田實訓詁自今有犯
及郡王高麗於京師二月蜀世子悅嫌來朝禮部引
奉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試者當充吏上
曰人心志舒泰衣食溫飽乃能進於學問北方三
選補醫學年數而後再試之母連濟使來朝既辭歸
上召使者前勞之綵問及田獵生事久而還顧侍臣
曰外間之人萬里來朝若不稍事顧問必不周款待
臣進曰陛下懷柔至矣但屬所問田獵之舉未嘗
及其人民畜產臣竊未喻上曰若問人民畜產未必
疑心朕方懷遠故不及也禁小梓交易大理寺臣得
犯者請論違制律上問工部臣明禁否對曰文移請
司矣曰榜市否對曰未上曰未榜市其教之刑科奏
強盜論此有年十五以下而都督府言罷論高十戶
無千妻之子代職居常見惡於妻妾以刃傷子足妻
古妻殺子諸節治之上曰妻傷子足惡無殺惡使
其母子嬌妾兩造擢吏之前非風化也付夫自治三
月吏部奏有千戶妻屬士武人則朝命不及諸市遠
制罪上曰不及命其狀即人能屬惡心也試而果

才一體授官刑部奏方禁銀交易江夏民有父死以
銀買葬者上曰禁銀交易恐鈔銀時曰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其教勿治上曰朕命御史給事中撫安
中外冀以禁止奸惡導為善而已給事中戒至四川
見無犯者乃陰違親信用銀誘民交易已則執之昔
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則魏徵諫止
古人以光明正大治天下苛罰不廉傷則不信脫小
民畏法反執除諸者於官局用治之都察院其執
論罪上覽朝召役軍部督府及兵部官皆不在列御
史劾奏上曰朕命之矣有司司朝奏事無者治事署
席中不在則必其無可奉諭曰科給事中曰爾職居
近侍此不聞一言察民利病何也君資臣成治臣不
輔法是不忠君可退還之條析以聞改封允熲為殿
學王世守懿文皇太子武廟六科給事中曰爾等疏
駁奏牘一言之誤亦皆獲罪毛甦奏文書委積人
之精力宜無時暇自今奏內有數日月日等字錯謬
者令從旁改註訂革之不必以聞歸等奏言乃至有
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或符違漏書亦旁增之
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數慢上或符違漏書亦旁增之
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可
略也四月朔日朕惟天下武臣犯失失旨當雪黑積
功助政有爵位武承祖父往有犯刑朕不忍遽絕其
世勳誥之還方今已歸職其輕者復職重者立功
自贖進士李衡自訟其父洪武中受法不當還令
上曰朕聞帝王用人強顏與朕不爾爾爾其她
中法則開帝王用皇太子封郡王高麗漢上高
麗為趙王諸王嫡長子皆封郡王奏皆封為郡

王問皇太子曰吾國眾之諸長族皆於燕為世子
聖明純孝友愛近朕年內建國功臣守土位下
至仁小心忠厚友愛近朕年內建國功臣守土位下
承為善無間一念過則大受之罪勿失之學勿至
迂刻勿主嚴威勿至寬忽勿主縱肆勿至受忠
良勸諭安詳懇辭衆議以承示勸以保社稷其教
之禮法可出漢獄先帝命儒臣經古憲章行將
以授太子至是書朕姓名並實錄朝奉天門召皇
太子而授之其書比高皇帝所贈嗣君昭鑑錄加廣
益以高皇帝之寶訓焉有百軍謀民為非者轉送
刑部獄具以聞上曰諸臣賢強民弱必事連民命
五刑六辟罪廢院永書達鄉民張官軍并軍刑部
官之枉民者長山王發獲來朝上朝擬召論六科給
事中曰朕司公聽移火有失中爾等道官朝辭歸曰
敢言之臣民求教臣之臣經得始論文武聖臣曰今
天下雖安民未敢怠臣等將當選自征獲獲為姦
細民不勝驚懼恐也極其惡心致路毋備敵一錢
毋妄興一役備臣曰念元元之意更定天下街所屯
屯在內屯銀屯屯多於守地雖險要運輸難至者屯
亦多於守五十四國下金銀酒油地者奏不謂當路上
間吏部尚書奏義德何如對曰官守持守家合於人
上命為翰林修撰上曰持守上曰人宜其家俱有文
學當寬治侍使成以高皇帝忠臣忠孝先日錄衣
衛諸其法焉上曰用節節節而後已顧侍臣曰臣考
升遷一日止節威德之符自非節道運轉亦可省也
六月起程子孟旋來朝乙酉月食汝兒官奏於嘉湖

物雖抵牾乃名太平覽史情魏八月申明學校之教
遼王權來朝九月谷王德惠世子孟煥朝世
子悅權來朝胡陳獻章奉皇恩制親初上嘉燕
王時慶來生北平以獻太祖太祖御製詩賜上至是
舉勅名本賜諸王近臣時外國員使充陪修會同館
於京師學於福建浙江廣東之市舶提舉司為海外
諸番船進日米運浙江日安遠廣東日懷遠加封
張輔為新城侯十月封朱晟為萬寧侯趙滿劉加蘭
嶽國山碑諸以祖訓賜諸王而論之曰皇考聖訓子
孫是書最要天朝是藩王合本同根心祖宗之心則
自然各盡朕與諸王共勉之十一月諭趙王高燾曰
朕居北京廿有餘年每聞邊報謹守而已當時中山
王武寧王亦惟嚴固以無失政爾邊警報遣出視
不輕率耶今宜戒之
四年正月上謂侍臣曰朕聞中律書愛冤報稱抄竊
類人慮因欺近舉如此本之素治前代大儒君子皆
是獲勳選操今人學力未至便謂道難豈求道易匠
藝也戊戌嘉慶臣奉天門與憲憲府會長者起稱稱
書曰生居魏城獲報天朝太平之盛死且有光上曰
昔天同樂底心也昔歡呼稱萬歲日本國王歸道義
捕獲海盜以獻下雖尊褒諸之封其國之山曰壽安
鐵國之山上架文立碑焉兩陽皇君山草寇發命
豐城侯彬城侯輔軍兵捕之諭曰盜賊良民有司
不子更加害之不愛其部不得已其失之無指及
彬至晉漢達令遊班師六部都察院奏勅勸親治
事指達上召達而諭曰曷天職也勸慎則親慈急
則府其歸改過自新現球國進聞人倫選之禮部請

今且留似此其再進不者慮阻化誠上曰空言不若
實事留而止之必有端緒若甲辰大郊祀上覽存
心錄額爾林侍臣有為籌總密運糧出異數陪燭帝
祝聞丘舉風不成禮德與不德皆能動天大德者積
躬而舉行蓋非陪祭而微勸上親朝右順門百官奏
事皆趨出召諭門外尚書及近臣曰早朝奏事多不
得盡午後事間卿有欲言毋謂朕倦又曰朕每
且四鼓典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
緩急之宜節選省覽奏陳有邊警水旱之報即付所
司觀體經史未嘗敢逸卿等宜體朕心相與濟艱而
咸進令禮部臣請因是釋罪上曰天堂地獄佛
亦有善惡武元順豈可效之實功誅罪帝王大落也
二月奉世子黎叔來新成京都等府揚州宣慰等司奏
歸瓦田賦上命戶部升除其成額命軍官犯罪戍邊
立功者悉復之三月辛卯朔開學釋奠於先師立碑
製文高麗東諸處祭德苗裔皆來朝賜費設官勸有
司受其誠諭額爾濟汗兒力赤曰朕體天為治惟欲
萬方有生成得所欲使臣等可汗開宜通好往來共為
一家可汗不憐拘我使臣孫我產現夫天之所興就
能運之天之所興就我舉之昔天命有宋歷千餘世
而皇帝其德以命於元數世之後又朕之命我太祖
皇帝此皆天命豈人力也然元之後世自愛敬識
達里刺北徒以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增
益未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
身曰可汗不憐乎東運西徙老耄不得終其身少者不
得安其居今數十年來是皆何罪可汗開宜通好往來
前使者及所掠去邊境之人用眾爾眾同享太平豈

不美矣若果必以兵朕亦不得獨已可汗審之文新
二表其往致遠來和玉濟城來朝王上謂爾為全
典和皆歸邊備冬先寒時上備朝晝夜不解甲服
當歷其處勞苦特其大小官軍其人賜鈔五錠上誤
禮部中選軍人朱魯等援林境第一復與試下軍舉
人得文學選等二十一人朕定帶投之官更未及者
賜錢遣還等之因爾等當歸務學鄉里父兄所在孔
子孟軻仲也尚書子弟禮母生驕慢以跽跪因勸
諭海島流人口實等語遂於處設長罪久從苟法窮
荒特赦所犯官即還鄉里爾等奉命為水如故四
月順天府人以優免田租入謝命光祿寺賜酒食
禮部平道里費而諭之曰往者北方連歲軍旅供給
勞苦朕爾特比更特何如民力復舊否朕念一來
恐勞困爾家歸各勉子弟為善而勤生官即頒諭因
諭戶部臣北京耆老多有入謝者奉作方輿政當勤
督子弟力於農畝兒孫格之人豈堪遠涉即微止之
保至王尚經順順王有叔長山王歸旋來朝賜遺書
於天下諭使者曰勿謂祖德惟時欲十大夫有藏書
况天子哉因顧學士解經曰須覽閱乃有益上諭都
御史陳謙曰御史以儆者自儆當用善諫介也之士
不能若若若也因御史部授御史者其人又曰百
官小大有必其人台但御史有長官司評則諸設特
政者上曰其誤諭勸之果於上曰小人敢誣君子則
上下不相安也特治於法司五年不決至於論其人
見刑部引奏有連及者奏久懸未決至於論其人
無罪致若病死於杖之奏久懸未決至於論其人不
氣已然後流以下其皆合所在發遣上謂侍臣曰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典倫彙編是錄典

第一百四十五卷目錄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九

明七

成祖二

皇極經世一百四十五卷

帝紀部彙考一百三十九

明七

成祖二

威風本紀一

威風本紀一
據名山藏典設元永樂五年三月工部尚書宋禮探
本四川有木數株出於將江賜其山曰神木祠祀
之四月間率王商卿宋王商卿賜王有短事世
子聲威代世子通曉來朝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處
政不覺日久或謂傷氣非所以養生豈知天下之大
休戚利害其廣訪諸實能知之侍臣對曰好問好
察身所以無為也上曰不知是不足以盡事惟五月
敦左都御史陳壽等曰朕侍威者若農墾故鄆縣
渡漢梁桑梓梓修德池補經德過魏宛即張鄆比河
南鄆縣縣治有司監不聞反言聲登及遠視之
有收不及四五者十不一者亦有畏食皇者
朕奉命震之已悉責於法其榜南天下自今木早災
傷有司不聞者非知之然卿御史衛士古風機違
上聖若瑞應願上補遺之曰爾出版未聞一語及

民都御史固爾耶六月安南平臨天下重交趾布政
司憲臣議平安南嶺上諭都察院曰朕遵我皇考舊
制調發軍馬必用海黃文書去命內使探天花山
西此朕一時過尋悔而罷近聞內侍詐傳詔旨偽
造勘合復以天花為名於彼勞苦軍民所在官都不
來奏爾即遣南御史往出使送京師有涉者皇親不
貸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八月三法司奏緣因命非
犯十惡者皆貸死南人成極南北人成極北流以下
姑釋之交趾已平徐皇后徐氏崩八月三法司奏緣
都督會事高士文往勸至廣源州與戰死之九月張
輔等獻季榮及其子著之俘於京師上御奉天門
受之以什缺他子孫皆赦之徐衣食於有司嘉定縣
奏請度民允惟不聽諭諸部曰民服田力穡養父母
出賦稅供上借何補哉十月以臣服所舉明經士人
甘國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縣勳及御書慰
勉之章臣有守衛卒自陳母病請其假省親上曰
曷不早白曰告守衛官不聽也上大怒曰守衛官非
人子耶駭成邊交趾郡縣奏送所舉士上曰南不附
奉命工部賜綿花綾綉於中道上謂刑部尚書呂震
曰前所放死戌囚從南北風土便宜縣南者多冠帶
舊其改發北京種田郡縣庶全活之論疑難可汗鬼
力赤曰前遣使致書本期過好何乃拘而不報今再
遣百戶早花等審其故禍福之機天有顯道惟可
月食之甲午間賊據大行后高平王濟慈奉朝丙申
戶食十一日數張補天日交趾反備必當剿滅然
不可蓋及無辜難免逐之家幼子童孫歸內地為
民為奴而已姚廣孝等重修文獻書成賜名永樂大

典序之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成之近撫裁輔
之修德崇而明教化開主理而敷人文蓋自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以至禹湯尚已之數聖人繼天立極
皆作者之君文武相承文監二代乃始有蓬孔千生
周之末有德無位則修養進中緩養者周矣宋末
繫于茲遠秦人燬晉師中緩養者周矣宋末
而唐末亦習有徵我高皇帝以神聖之資繼體傳繼
之達傳大德達同聖帝明王之遺朕躬承鴻基緒思繼
述以為繼一之時或有統之輔作用以序百王之
於於一事之微而聖其周求一物之實而究其
淘金於沙探珠於海憂勞不易得也適集文學之士
臣某四庫之書賜其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
博採搜羅聚聚著分著為典與以氣者天地之和也
有氣斯有聲有聲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
事揭綱而目畢舉始末而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
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微然則備其餘錄來之
言亦得附見焉謹撰進以存參考宏治元年之秋成
五年之冬總萬一千九百三十七卷名曰永樂大
典聚其散漫總其條貫以見斯道之大綱繪天地
通貫古今之脈絡行布而而紛紜也十二月頒高皇
帝戒飭功臣勳舊文及勅旨於武官面諭之通山
王五倫表朝
六年正月朔新城侯梁輔曰前以將士入勞於外令
爾等擇安平定及時班師今春氣向暖未聞還期朕
夙夜在念其有妨耶連其奏聞二月命武臣子弟
職者試射初射試不中問本衛所充軍三年禮試不

中議處邊方則選才子弟代之詔曰朕金甯甫值以
靖內難時皇太子居守順軍民竭忠効力供給饑餉
馳驅負輓晝夜弗寧城守嚴密冒犯火石父母妻子
朝夕不保使朕北顧之憂朕即位以來飲食憂慮
不忘北京民其所屬縣數被水旱歲數不登朕憂
流移朕甚哀焉永樂四年五月所進負稅糧課程其
盡滿之諸邑課稅自永樂六年為始仍免徵三年少
伸朕意焉三月詔曰比者營建北京需材於下國之
大事誠非得已民之勞止朕甚為憐所司督責遺負
糧蓋過迫其失朕心河南山東永樂五年以前悉
與蠲免東安府城一縣饑饉命賑之掌文趾布政司尚
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徵斂不一請酌定輕重賦稅之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賦數請之政覽寬簡以抵新
附黃福言良合朕意戶部共議之邊治事中郭璘指
揮金塔上友論國王本裡失里曰知爾日鐵馬罕脫
身別居八里今鬼力赤等逆爾北行以朕計之鬼
力赤與也孫台久結肺腑相倚為固未必棄爾就敵
况手握重兵雖成下有附屬者亦安敢違志志爾與
鬼力赤不南立矣夫元運既訖順帝以後驕驕間六
傳未聞一人善終者此亦天意古有天下者皆封前
代子孫如阿紀微我漢唐亦行之我高皇帝元子
孫九卿受古恩結木元代還遺有司江南北其知朕
愛人之誠誠之早知前代有同朕曰爾知曉然來朕
朕當金甯無害封爵賞貴長爾近塞惟爾所欲若恐
下人圖國立之處名不顧禍機是亦惟爾特賜諭意
并賜銀金衣袴衣二襲銀幣二端勒新被服張補等
曰朕命爾班師今天氣已熱務勉力作善操觀之有

一死難不名全功四月未嘗土尚紅未朝五月下詔
敕交趾降尊朕文武官軍之悉皆罷一切不悉之
務六月初奉章侯降廷及北京戶部曰今方盛暑軍
民赴工者飲食作事必難有疾與醫藥急為朕朕
所不取命軍民子弟必難有自為醫藥者其父兄已
京師解作五章山畢日就北京種田七月楚世子孟
欽來朝請征安南功進封辰縣侯英國公侯於國公
清遠伯王友為侯開封為安遠伯凡刺士合局哈木
太平把元子羅來朝封馬哈木為駱駝王太平為寶
義王把亮羅為安樂王餘諸功有差八月交趾賊陷
定都悉等復聚聚作亂以沐及為征而將軍總去我
川蜀兵四萬縣雲南往征之命兵部尚書劉燾督其
軍浮泥國王摩那思那那因來朝上嘉勞之視
等之奉天門官賜宴九月交趾土吳達吳助吳通
等來朝上嘉初下安南將軍先歸順勸助吳製詩
賜之復遣太監郎和等勸使古里滿刺加蘇門答
剌阿齊加蘇門答連連占城柯枝柯羅把丹小柯
蘭南里里曰巴諸國十月浮泥國王卒上報朝二日
厚加祭禮之安南外邦祠而禱之臨淮縣及梧州
高要重山一縣官廳廟宇當修上曰此政首也工部
其即日下有司且通行之天下勒甘肅總兵左都督
何福曰得奏欲取四子侯來所首善焉以統率牧日
高皇帝時勅置貴臣令高馬蓋兵享富貴意朕深
遵之其止勿動十一月皇長孫出閣講學三法司言
大群三十三餘人覆訊實請處決上令人持節諭
之免許自訴復諭五府六部及六科二百餘人有一
不贊則死者有舍免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未盡則

二日二日便十日何害大抵人情難得有便宜焉
者有謂不能吐者詳悉以惡母刑進之十二月勅諭
北京官吏者老民曰朕惟性嗜難之日未嘗忘爾
父子兄弟功令宜安分力本孝訓敬教誨子孫稱
體爾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為萬民君子或有過
愆行改過夫為善德為惡致天譴也朕國公
展與交趾交趾定賊賊江賊諸都督命事呂校兵部
尚書劉俊交趾參政劉景賢死之典平王尚將本朝
是歲設四商館選國子監生教習四番譯子曰魏杞
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國曰百高曰高昌曰顯
句凡八館

七年正月朔內外臣工以父官之祿皆出民武官之
功實因軍能推獎極處庶民報不報而父侵之國法
不容鬼神禍為滿禮部臣曰高皇帝君天下二十餘
年法度明備朕前遣成應慶庶民早康思真民同樂其
賜元官節假上曰自正月十一日為始百官朝參不
失事有差違封處分事民張燈飲酒五城兵馬池
夜警者為令一月上因遣使北京令皇太子監國史
師內書察御史府事吏部兵部尚書兼管軍府府
事金忠忠春坊學士人學士教諭林院侍讀黃淮左春
坊左諭堂學士翰林院侍講楊士奇為輔選便於巡行
所經都縣府司高年上曰朕遣使北京思得老成列
臣都縣武中諸臣有引年未求者吏部悉召之暫
任以政食應禮部將士之亡者著盡召白溝吏呂昌
定來河漢城凡六處命英國公張瑄佩符節將軍印
充總兵官遣總兵王友充副總兵官浙撫江川二廣
雲貴及桂遼寧三府總兵官與沐及協征交趾寇命

五入司書集

行在戶部尚書原京古兼掌行在禮兵二部都察院
事湖廣抄四貢王士巡北平車馬發京師翰林學
士胡廣等子楊榮諭使金功及起從茂子皇孫賜賜
賜祭是歲上負士發陵從官皆負進祭於祖陵賜
鳳陽士民下鈔通官祭墓並設時十遠進祭於東
昌縣城東河曰漢民定廟上詣祝處矣已駐蹕徐州
祀隸上墳進祭上皇帝亮孔子顏孟嶧山諸神士黃
至濟寧殿上致上廟下教習上官問得案金功致
至行殿賜上諭事夜後辭退上曰朕每日遊風沙草
間且行且獵爾可隨朕早發上上騎射過小村牙
屋數家桑葉繁茂離離離離見車馬女家觀如不知
萬里也上曰桑茂民家矣卿至東平州勉諸士魯臣
樂善如漢東二日甲辰宴祭泰山亭宴駐蹕萊州
望祭泰山北北京山上下駐蹕河間有進祭漢昭
烈帝及濟南殿上致上駐蹕涿州元諸老老近致供
德之勞免其短程壬戌至北京垣而告天地於奉天
殿進祭山川城隍之神受皇臣朝賀賜官吏軍民鈔
命文武大臣從游漢山文壇進白象樂臣請賀不
許校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後事都督有曰北京
官吏軍民俗雜難治除士惡嫌並不原給甘牌之符
尤軍士惡俗其故守城功役過致司行參議有報
官庚午大宴都臣及止者有老輩畢直賜飲勅諭四
月輸行在都察院曰已有從前難者百吏軍民罪
尚慮有難待輕者其以朕意示之賜皇太子書曰
朕命爾監凡事務寬大戒嚴急文武軍臣皆朕所
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可偏聽為奸惡機務之
重審察而有檢有所忽罪亦不網縱之橫之四四月

牧養黃金忠等曰皇太子監國所裁決忠落其令六
科詳議奏奉賁一人籍何如一人籍何調復有籍何
夫國之儲嗣天下大木爾等輔導當使天下之人仰
望風風夜盡心盡忠則朕懷行在刑部都察院奏請
錄因命車五覆奏五月論北京者老曰朕惟帝王
之治教化為先朕風化率性而行之凡我百姓教
訓子孫明詩書通義道慈孝而友教一坊一鄉之長
教訓幼坊之人凡民字業無有淫侈貧富相睦鄰保
相恤則上下相安風俗淳厚大辟降降殃惟上不
善惟人作惡而後亦為善類如之省之營山陵於昌
平縣之黃土山車駕臨祀封其山為天壽上采輯聖
賢格言為書四卷曰聖學心法賜皇太子而序之曰
朕惟古帝王不治天下只有要道諸訓子孫亦有成
法朕承皇考洪基仰惟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
有謂是問者無過六經聖賢之道幾幾之親未幾為
書名曰聖學心法賜君臣臣父為綱分而為目有統
有專惟我子孫萬世德之夫人君智周天下必辭學
子顧所問者無過六經聖賢之道幾幾之親未幾為
有專惟我子孫萬世德之夫人君智周天下必辭學
明諸心力求其至然後可以應天下之務無不宜矣
不辭此心修聖功何或治先教大教也者所以未保天
命也法天行聖天德則上天眷顧四海又安不報天
去人遠不可延而史聖史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反始也專精其德王宗崇盛明德之神其福矣祖
宗正法佑朕我後繼世之君教之守之則世祚延長
朕而不信矣世之王者君好惡與人同之獨好獨
惡謂之楊天下之投間毀譽愛憎無待而漸欲求無

殆不可得已夫禍亂生於怠慢而治本於自強一
心之用周流天下史聖聖聖不可有功大要在德範
而已臣愚陋不備不備則野無治能治能而天下
大亂者非於治也其於怠慢也非治能治能而天下
而忘戒是以忽亂亂而懼感之懼感之守持持強
高恩恩有人君所以安身而保位也德德仁義教化
之原也若夫內弊者男女之位也明君為政必先正
內則閣門和倫理正則禍不著矣自古國家衰亂有
縣內外易位解罪倒置禍於中言出於閹閹男女
顧諟德之至也聖君為治先親九族九族親人道之
大也唐堯之德也時行聖君言嚴親慈以周於遠
也民本也德也保赤子木有不治也政治先育才道
也者所以化民易俗也學不至不足以成才才苟
才必素建學止師是起也任人在擇才擇才之方
在取信於衆論一人有奸惡衆合令公取公用
官稱事治矣勳勳之人以其能合君之望以其能
謙則久納高賢君之德也謙己和而後而受之則衆
言曰聞無敬臣之情臣之禍好與而喜佞非謙而
師升大無敬臣下情臣耳日聖教則德也大有
有以是而非貌有似與而與不可不辨也君子則處
以公正表裏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君子公正故君
子有所合而偏邪無自入故大善其邪正而慎其用
舍惟明者也夫禮國祀也樂信統也教民教民善禮
教民和冕冕樂治天下者先修禮樂治天下地者尊
卑之位也故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賤爭長貴
而名分正故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賤爭長貴
小加大庶幾諸君君臣父子父子子夫婦別長幼順

上相繼而下之波明禍亂之源蓋矣。人君假臣排
體其過也。以尊待之以貶罰貴者之心。虧者之心得
而天下歸之。一婦天下之王與百姓戴天履地。不
以其愛以待有功。不以罰私惡以待有罪。當功則
勸。當罪則服。各盡其節。則紀綱細密。令刑失矣。殊
不足為刑法足定策。故賞罰者。曰古所慎也。則亦有
聖人所共知也。夫違道更過也。曰欲曰橫。先王敢用
不敢輕也。故秦孝公作獄。愾憤天下。忿然齊魯之君
也。財府之所經焉。也善乎君子之言曰。民邦也。財
民心也。善治善刑。非必取民也。愛養生息使民也。
有餘品飾器貨致。布帛蠲庫。則不然。用掠削之吏。
剝奪竭蹶而謂曰能之人也。欺其君者也。茅茨土
覆。免所以欲成也。大其倉廩。所以無聞也。四壁土
堊。浮於飲水而後於食者。故禹湯以下。皆如左賢士
復世之君極寶而好。好天下惡民。欲國無危不可得
也。大兵也者。所以禁暴戢賊也。除暴戢亂。先用武天
下既平。先用文也。教誨漸染久術而不覺。玩則敗軍
王之治兵也。文武並施。至死而不畏。竟也用征伐
則萬金君。夫文人倫主也。為人父止於慈。教之
也愛而不教。取捨也孝順德之本也。子以事親為
身之學。而不知孝弟。則不能嚴治。大善繼善。不
放。先志孝之實也。大勸勉以革下。除惡以開身。
諫諍以正法。正心修德。若難陳善。母吟母伐。毋弟
啟母。吾恩母逐。意此也。近視人臣之政。未有不
屬於憐惠慈和而忘怒者也。是皆所以勉為君之臣者
也。凡諸請事告集。舉義。宜為訓條。治身平之要蓋
大略已具於數目。聖帝明王。賢士君子。或生或學。

軍留守成敗竟道即歸其後上感之十一月是月也督河州都侍郎張本有疾皇太子遣醫視賜鈔五百貫及狐帽狐裘

初運物赴行在者河運舟滿皇太子遣張本督視本早暮躬勸為方略立程度舟行皆遵公私便之至是疾皇太子遣醫視視

十一月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自濟寧至良鄉民等運運數年其家戶內糧稅名張輔王友等領交附軍運以從征進封號地軍餉使是月也守京城內使言城門郎於皇太子縱酒擅離城門郎亦言臣母病偶歸固守之內使免臣書付內使故內使請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疾內使上聞朝廷下詔無罪者下錦衣衛治之今今後內官內使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重典

八年正月行幸皇太子曰朕親北行付爾留守事皇太子小藩度而行自親賢選佐力於學問德而明智欽遠是月也皇太子以崔陽鳳屬至陳州去年水旱連遭近臣親言其被使由和典賣子女為贖贖工臣役京師者悉罷之二月勅醫治公未感仍佩征南將軍印在總兵官蔣鼎陳旭光嗣總兵官蔣從文監餘寇以親北征大元皇帝太孫居太北京戶部尚書夏原吉歸之趙王高拱總理北京城池軍馬事不候夏原吉奏候陳桂輔之丁不舉為奴已自大龍虎臺遣祭居庸山川庚戌居庸關大水安向晚雨雪已霽日五色雲見丁巳駐蹕宣府王戊戌為獵猛虎駐蹕和平日壬子大閱是月復德州知州楊麟報駐蹕民詣闕頌政皇太子曰復其職賜鈔三百貫二月

乙亥駐蹕鳴鑼丙子駐蹕愛齊峰地燥炎之天怒雨雪丙戌大閱乙未駕次清水源地賊水瀉忽湧泉恩從臣慶刻鼎鼎泉恩是月也鎮川縣魏皇太子命賑之四月庚子行營刀帳中夜皆有火光癸卯車駕至元石坡勒銘於立馬峰日維日明惟大地壽立石勒銘與之悠久庚申大敗肅鎮之軍千遂食賜以所乘水上尚膳日已暮令視軍士食乃膳是月也皇太子免陝西被災逃亡民徭役一年俸赦其逋負五月丁卯大獵胸河賜名飲馬河選勇士三百專護衛不諱於諸將甲戌大獲象鼻獲謀言本雅失里將西奔瓦剌已至兀古兒札之地下令諸將悉度飲馬河分追之乙亥留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統領守營兵馬於飲馬河上上率精騎循河西北行以二十日繼往丙子營間喜聞勅諸將還山取便道毋獲士明總領百戶高鼎等戊寅率騎駐兵河上賜名濟慶河倍道夜追已卯及幹離河上登山先布陣連擊破之本雅夫里以七騎遁去俘獲男女輜重車畜仍命進擊將軍劉江驍騎將軍梁福等追之上驪停還之人子口糧羊馬皆假拜辛巳駐五原峰命都督薛祿營幹離河山川賜名元冥河丙戌大飲馬河班師庚寅至通乾山以所獲牛羊及光祿寺上供均給士是月也金州獲南之海皇太子遣親之賑濟宿衛文苑總兵官沐晟追勅賊首陳李據於康江李據遁追斬首三千餘級六月癸巳車駕大獵雲臺倍道行甲辰偵阿魯台聚眾山谷中命出迎上率數千騎乘高視地勢築軍度山結陣行敵敗退且却少頃阿魯台遣人請降上已預敕出諭之既而阿魯台為下所阻未決

再遣其甥來上賜明道使償其丁欲降者半欲殺者半上命諸將嚴而待敵嚴而不殺以數百騎挑之敵迎戰右哨與敵阿魯台率數千騎當上堅上率精騎衝破之阿魯台歸馬軍而遁追奔十餘里丙午上率精騎窮追命都督劉金壬等領馬步至康江右川散擊賊軍牛馬雜畜輜重中等收獲者獲其輜重丁木上追及四曲齊斬其王以下百數十人戊申追至廣漠荒上率山谷間獲大敗之丙戌廣漠上命諸軍渡河休以輕重先上率精騎最後敵諸將歸重伏出敵象走上臣至敵莫知所何反奔河沿路連獲數十人餘盡是庚戌戌戌武備辛亥大營雲谷諸將官領建丁壬木王潤山口北辛酉之命皆官局親病各都督劉江嚴及國公勅之就還連獲輜重及大營雲谷命劉江將義成收降卒一人賞鈔五十七丁卯大閱外官督將上於所獲給軍士曰朕在塞外不事食甘之肉也念丁不能甘侍臣曰此朕陛下服和俱其幸於將帥上曰朕往時在軍首然此行大念士臣聞李漢驍為威南驍士雖大蓋谷獲輜重見備軍部臣操士散口散聞此特命鎮守之發國大獨召止驛軍連連進取大龍門皇太子使使進馳服請上更日將士兵久入關驛之朕乃更壬午至北京余未復舊臣從從舊臣皆預甲午大賞賚丁也至壬午分州縣丁至五里州一年縣二年各賞賚一人人崇業男子不自老半賜縣諸湖澤復登州府所屬諸縣安慶徽州鎮江鳳陽諸郡縣俱是皇太子皆命安撫撫恤之八月封安撫伯柳

升爲安遠縣縣丞是征文取官鈔時令翰林學士胡廣等撰修金幼孜同尚書一賜賑濟官請府儀九月幸天壽山十月上病而還丁酉發北京以移本訓賜皇太后其書曰田野農桑之勤勞皇高皇帝創業艱難大及往官人君聖賢禮可鑒戒者以致節制之意是月也皇太后服西陲十一月車駕至京師十二月周王權楚王植寧王世子榮祿太壽王尚紅來朝左都御史陳瓛奏疏平侯信張占丹縣之練湖及江陰縣田上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水利所登其家僕蘇以屬農中山王因而歸地於官信何敢賣會三法司辨治之論吏部尚書憂養母以刀筆吏爲御史者爲令文賦首陳季擴上奏請降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

九年正月陳季擴內降外叛復命張輔充總兵往會沐晟勦捕之尋諸酋兵一萬四千隨征二月丁未月食下詔赦交趾罪人停其徵採三月三法司奏錄因上曰論謂之際當詳君子小人君子有過如失足誤亦偶然小人有罪如饑口恣而無厭安定上商始來朝則鄉民有盜勦著者當嚴戒上曰盜勦著書發比罪令主之通州民言歲輸白礬山礬爲數乞附驥之傳稱上問工部臣何用整對曰礬布上曰礬布耳而民於遠近之命自今製布無染四月刑部都察院請建省各官因上曰京獄有冤得聲聞獄在外難矣其再使審覆聞名諸王來朝長幼次至六月刑部知和使西洋諸國歸山國王不禮著劫之和俘王以歸官軍從人海者皆引見命禮部與宴妙撫撫州府諸縣之水災者朕能將賑恤聞會

遜河戚七月渡黃河故造成陝西殘遣戶部侍郎王彭彭西戚及關內山川上謂兵部尚書方廣曰物性逐則生養往持北京軍士養馬散牧郊野是以驍死威聲近聞直衝道防旅旅之富有驍驍死者何林矣死者病不治死於疾以此則諫司牧官不選用兩兵部申飭之以湖州諸驍連年沒沒兒今年田租銀轉沐展殿交趾殿監院師於月常江汝南王有燭木寧王有光來朝滿朝加國王拜里迷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餘人入朝宴勞之厚其驍連衛安錫蘭山國王之俘華臣誦來還人討不庭詩以進陳邵城縣俄八月癸卯月食諭三法司曰明刑慎罰朕雖訓屬吏得且因循自今非謀反大逆當即死者其疏情犯朕詳覽之必五覆奏命屯田軍以公事妨農者勿徵賦著爲令上機來朝十月還王植來朝勤五府六部三法司所奏重因論旨當從北京及充軍屯種之人免杖而從者五年勿事免徒流而從者二年勿事充軍屯田者一年後徵其租充軍屯種者二年後徵其租封冲城爲韓王佐徵爲靖江王重修高皇帝實錄增置北京行部戶曹清吏司郎中一員永平保定河間二府同知通判各一員承運通判潔安景肅八州同知判官各一員專理屯務潘王模合王德慶王懋代世子過繼晉世子美圭來朝十月命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子禮冠於華蓋殿十一月免陝西通負清獄因遇史巡視冠於華蓋殿死未盡產者罪所在官司十一月乙未大雨雪上召禮部尚書呂寔曰寒甚諸難耕亦當此景將士製履係指朕尚

身故從從者其各賜之鈔以水災免順天府等州縣秋糧稅三法司曰每歲養廉必命恤因以此配死獄者往住就祿不奉夫設一微物尚有除禍人命至重可息乎自今不潔則朕不貸上諭工部臣曰京城軍士有出征者有守衛者妻子在官衙當連日必有凍凍抽分所積積不少戶給百兩出征者三之成都知府曾瑞倫知州李益九載考滿吏部言寧安告得民上聞諭福建參政益山西參政命禮部各賜鈔百兩寬勞之朕恒念得賢守自今守九載有治績者暨賞一記金寶驗安王璽平陽王璽廣來朝閏十一月勅五府六部臣曰朕任賢求言舉生民遠閭軍民利病終詳於道於十年困散未盡未達治効非長之者未利人時督撫聞耳者不達政體貪黷苛刻者不恤人窮欺司理之官不明其情或率貨賄賂倒抑民敢耳目之官或拘於欲得實跡因循緘默不糾不言朕今有以斯斯斯道及軍民有所未便者條析以聞助朕參切論右副都御史李虞曰養民先守令守令賢否在按察司按察使否在都御史卿等不能舉職即按察司職亦應何論守令其非廉明正直之士皆難獲之論兵部臣曰武臣子孫世襲老弱殘疾者優給之旌旗有功者優給及子孫此高皇帝舊制也等語以四方無事恩不至焉

十年正月刑部都察院六科劾奏天下州縣朝觀官有勒令先死者請付治上命條上死者幾何人蓋千五百餘人償八十人上嘉八十人勸賜使復徵餘亦宥而免之復聞城隍寺及六科比日命朝觀官言民嘆言者幾何對曰百五十上曰令盡今日言誠

